幽蘭女士

陳大悲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現代戲劇叢書

幽蘭女士

陳大悲著



上　　海

現代書局

1929



幽蘭女士



——五幕劇——

時代……最近的過去

地點……北京

人物

丁葆元……老前輩留學生，北京式的闊人。年齡在五十以內。

丁李氏……丁葆元的繼室，講究修飾，喜歡打牌，不到四十歲。

丁幽蘭女士……葆元前妻之女，二十歲左右，服裝樸素。

丁寶麟……葆元的假兒子，丁公館裏的少爺，十五六歲。

劉鳳岡……葆元的眞兒子，汪成衣舖的

學徒，與寶麟同年。

珍兒……幽蘭女士的鴉頭，十七歲。

張升……丁寶麟的眞父親，葆元的心腹聽差，四十開外。

劉媽……丁寶麟的眞母親，李氏的心腹老媽子，與張升年齡相近。

喜兒……李氏的鴉頭，十四五歲。

汪得林……成衣舖的掌櫃，四十多歲。

汪小林……成衣舖的少掌櫃，十五六歲。

汪慧卿……得林的姪兒，曾受教育，幽蘭女士的朋友，年在二十上下。

曹二太太
邱姑太太
邱七少爺
許三小姐 } 丁太太的打牌朋友。

成衣匠甲，乙，丙，等等。

警察一人。

第 一 幕

〔佈景……這是闊人丁葆元公館裏的一間書房。陽光由台後正面一半玻璃一半紙糊的北京式窗戶裏透射進屋，晒在靠窗橫擺着的一隻紅木書桌上面。桌之左端，緊靠着窗，右端向着台前。桌上除了照例的文房四寶之外，左端靠窗處擺着一對帽筒；一疊“敬求墨寶”一類的宣紙好幾捲，一匣鷄毛帚和一根代表戒方的竹板。桌之右端有一座電話機。中間有一盞花罩的電燈。桌前置一活動椅。椅後有一束洋屏風，面向台之前左方。屏風後面，靠壁擺着幾隻舊式書箱。在書箱與屏風之間，有西式安樂椅一隻。右壁爐火燒得正旺。爐架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一擺照像架。右壁上面掛着一張放大的中年婦女像片。這是丁葆元前妻的遺像。書桌之前，靠着正面牆壁，有三個紅木椅子，間着兩隻茶几。左壁下放着一隻洋式的書櫃，裏面亂七

八糟的擺着許多外國書籍。由書櫃再向後方看，就是通外面甬道的門。正面牆壁上掛的是古式斑斕的字畫，和一隻很古的自鳴鐘，時針正指着十一點半。〕

〔注意……舞台上的前後左右是面向看客立着的演員的前後左右。〕

〔開幕後，屋裏一個人也沒有。只聽得由遠處送來一片清越婉轉的歌聲，漸漸地近來。門開了。走進一位年約二十上下的女學生來。她既不畫明星式的眉毛，也不穿妓女樣的豔裝。只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學生。她就是幽蘭女士。她是丁葆元惟一的女兒。她手裏拿着一張報紙，眼光若有意若無意的望着那張報。她嘴裏還繼續的唱着歌，緩步走進門來。她的雙眉緊鎖，大約是爲悲哀的歌調所感，也許是受了報紙上一段新聞的激怒。這時候她的情緒是悲是怒，只怕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你只看她舉一步，看一眼，就能知道她有無限心事，在方寸中轆轤不定。〕

〔她走到書桌旁邊一張椅子前面，剛一坐下，正待繼續看那張報，忽然看見她那姣小玲瓏的鴉頭珍兒走進門來。〕

珍兒　小姐，您上這兒來啦！我那兒都去找遍啦！誰想到您會上老爺書房來的吓？

幽蘭　甚麼事大驚小怪的？我來就來啦。誰

還能管住我，禁止我到老爺書房裏來嗎？

珍兒　小姐，您別生氣，我告您一件事。剛纔我到大門口去，郵差正送一封信來。我一看是給小姐您的。張升正走進門來。幸虧我藏得快。要不然，讓他接了去，又得去給老爺瞧啦！

幽蘭　信呢？

珍兒　您別忙呀！信在這兒，（由衣袋中取出一個粉紅信封，遞給幽蘭。）您在這兒慢慢兒的瞧罷。我到外面去望風去。（噗哧一笑）

幽蘭　鬼鴉頭！這怕甚麼的？誰要你望甚麼風？

珍兒　您不怕老爺瞧見嗎？粉紅的信紙可以讓老爺瞧見嗎？

幽蘭　珍兒，你別提啦！提起我的心事……唉！這簡直是監獄的生活！（取帕拭淚）

珍兒　小姐，您別哭！您哭，我也要哭啦！

幽蘭　好，我不哭。你到裏面去看太太起來了沒有。

珍兒　是啦。

〔珍兒出門去。幽蘭把報紙放書桌上，走到屏風後面，坐在那把安樂椅上看信。忽然桌面電話機上的鈴響了。幽蘭走過去接電話。〕

幽蘭　喂！你那兒呀？不錯，我們是丁宅，吓？請您低聲說。我聽不清楚。（半晌）呵！你問丁大人嗎？還沒有起來呢。請你待一回兒再叫過來罷。（掛上耳機，抬頭看看壁上的鐘。）快到十二點啦。唉！〔回頭，眼光與右壁上面掛着的遺像相接觸，不勝悲感的樣子，慢步走到爐前，禱告一樣的默想片刻，又取起爐架上的一張照像，看了一回，把像片按住胸口，目光徐徐向上，嗚咽不成聲。〕母親！哥哥！嫂子！我眞想不到……（忽聽得門外有喚人的聲音，她立刻歛住悲容，放好照像，伸出兩手向火取煖。）喔！今日可眞冷吓！（回頭見沒有人進門，精神方始

安定，又走到屏風後邊，繼續看剛纔的那封信。）

〔張升唱着："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嘴裏還帶着龍套衣，手裏還拿着一根鷄毛撢帚，走進門來。走到書桌邊，舉起鷄毛帚向桌上一陣亂打。唱了幾句之後，他覺得疲倦了，打着呵欠坐在自動椅上。劉媽突然進屋，張升嚇了一跳，劉媽跨進一步，站住，戟指向張升，開口便罵。〕

劉媽　你這混賬東西！我問你，你是甚麽時候滾回來的？

張升　（把鷄毛帚向桌上一拍，一躍而起。）怎麽着？我剛回來！你怎麽啦？

劉媽　哼！你倒好！昨晚上，老爺肚子疼得要死，找你去請德國大夫狄博爾。嘍！門房裏，號房裏，全都鬧翻啦。這麽些人上大街去找你。東城，西城，那兒都沒你這死鬼的影兒。老爺氣得甚麽似的。今日非叫你滾蛋不可！

張升　叫我滾蛋？那還不好辦嗎？咱們把賬

算淸了，馬上就捲舖蓋給你們看，還不好嗎？甚麼大人！甚麼老爺！還不是他媽的人抬舉人！（解開襟邊鈕扣，一手拍胸。）叫他把衣裳剝下來，還不是他媽的一身臭骨頭，給我們當聽差的比一比，瞧瞧有甚麼兩樣的？

劉媽　你怎麼啦？

張升　我怎麼啦？我呀，我今日給他玩兒命！甚麼老爺！老爺的兒子是我生的孩子！我是少爺的老子！叫我滾蛋！你猜我怎麼着？（站起來要走出去的樣子。）

劉媽　（把他攔住）噯！你是瘋了嗎？

張升　你纔瘋了呢！太爺不含糊！要幹咱們就給他幹！誰也不能怕誰！告你說，腦袋搬了家，核桃大一個疤！我他媽的纔怕他呢！"老爺！"

劉媽　（走到門口看看有人走來沒有。）仔細着，別讓人聽見啦！有話咱們可以慢慢地說，別這麼

囔嚷呀！

張升　我上那兒去說呀？(抬頭看時鐘) 你瞧，十二點到啦。給人約定一點鐘還八十塊錢的賬。短一塊就得進區打官司。

劉媽　還誰的賬？咱們多早晚借了人家的？

張升　不是借的，是昨晚上押寶押輸的。

劉媽　(低頭無語者半晌) 你怎麼又去耍錢啦？

張升　(高聲)太爺愛耍錢就耍錢，你管得着嗎？

劉媽　嗳—嗳—把語聲兒低一點，成不成？給人聽見啦，像甚麼樣子？我說，你是短了穿的，還是短了吃的？何苦要跑到賭博場去鬼混去？

張升　這還不是廢話？他們當老爺，當太太的，沒有一天不耍錢。他們也是短了吃的短了穿的嗎？再說，早知道要輸錢，誰還願意賭博呀？廢話少說，有沒有錢？一句話。

〔丁葆元的繼室李氏，蓬着頭，披一件皮領的斗蓬，走進門來。她的歲數將近四十，但是看上去只不過三十來往的一位闊太太。〕

李氏　噯！張升！這麼嚷嚷的，像甚麼樣子？

張升　"像甚麼樣子？"我知道呢！

〔李氏大詫異。幽蘭女士在屏風後面站起來，也露出驚訝的樣子。幸虧李氏沒有看見她。〕

李氏　劉媽，你說！張升到底爲甚麼事發瘋？

劉媽　哼！還不是老毛病，輸了錢啦。

李氏　輸了多少錢？

張升　就輸了一百塊。

李氏　就說是輸了錢，也可以好好兒商量。不能這樣的放肆。像你這樣的嚷嚷，教人聽見啦，還成個甚麼體統。眞是，太放肆啦！你們眼睛裏還有我嗎？

張升　回太太的話，張升今天約好人家，下午兩點一準還他一百塊錢賭博賬。輸了這一回，往後再也不去耍錢啦。

李氏　哼！輸了錢的人都愛賭咒，下回再也不賭啦。我纔相信呢。按說，賭博賬又不是閻王賬，那兒有這麼限定時刻的？

劉媽　太太，您不知道，他們那些賭錢的朋友，那兒像太太老爺們那麼打牌取樂兒？他們那兒有好人？賭棍就是青皮流氓，混混兒。輸了錢不還淸，不剝衣裳，讓他回家來，還不是瞧着咱們這宅門兒的面子？太太，您瞧他，還要對我瞪眼發恨呢！

李氏　啐！這樣的耍錢，還有甚麼意思？

劉媽　他知道甚麼有意思沒意思。反正我的錢都讓他一人花完啦。我還有甚麼指望？太太，您是聖明人。您瞧我這像兒很能活下去嗎？

（向張升）張大爺，您哪，脾氣也發夠啦。您愛怎麼樣，都隨您的便。（哭出聲）我受您的氣也受夠啦。誰讓我瞎了眼……

李氏　劉媽！

劉媽　太太，我眞是不願意活啦。我的兒子，我也不要啦。您的兒子，我勸您還是趕快把他收回來。太太，我只有您待我好。我死了之後，也得想法子報您的大恩大德。甚麼都不要啦，我馬上就走。

李氏　（在門口攔住劉媽，掙持半晌。）劉媽，可別這麼哭哭啼啼的。讓老爺聽見了，怎麼辦？

劉媽　我死了之後，兒子是您自己的骨血，（嗚咽幾不成聲）您趕快把他收回來。我是管不着啦。

〔劉媽正欲奪門而出。丁葆元恰巧走進門來。屋裏三個人同時現出三種尷尬模樣。幽蘭女士在屏風後面更是著急非凡，

要走出來，又縮了進去。丁葆元穿着一件很舊式而又極貴重的皮袍，手裏拿着一支雪茄。脚下穿着一雙京式紙底氈靴。他嘴唇上有很濃的八字鬚，精神十足之中，微微現出一點烟容來。看上去不過四五十之間的歲數。兩道眼光直射在屋內三人臉上，輪流這麼一轉。三個人都好像催眠術施術室裏的受術者。〕

葆元 （很冷靜的發音）太太！

李氏 （第一個恢復常態）吓，老爺。（兩人相視片刻）您怎麼又跑出來啦？不怕受風寒嗎？

葆元 好。（點點頭）好。劉媽怎麼啦？哭甚麼呀？

張升 沒甚麼事。劉媽的兒子，在裁縫舖裏學徒。（不能自圓其說的一頓）

葆元 那我知道。她的兒子不是叫鳳岡嗎？還是我賞給他這名字的。他怎麼樣啦？

張升 她的兒子，鳳岡，昨晚上病啦。病得要死。裁縫舖裏的汪掌櫃送太太的衣裳來，帶信

要我去看那孩子。我去一瞧，病是很厲害。在人家舖子裏害病，怪不方便似的。

葆元　怎麽着？你們打算帶他回家來嗎？那可不行！萬一是瘟病，或是甚麽別的傳染病，帶進我這宅裏來，那還了得？

張升　回老爺的話，張升决不敢把孩子帶回公館來。劉媽打算送他進醫院去，却又怕花錢。就為這件事，急得哭啦。老爺，太太。（向李氏示意）這事由兒有張升去料理，您請放心，辦您的事得啦。

李氏　那就很好。張升，你就去開導開導她罷。

〔張升與劉媽同出門去。丁葆元頻頻搖頭，在屋裏來回踱了幾步，歎一口氣，走到書桌右端，放下雪茄，徐徐回頭，向李氏注目。〕

葆元　太太！

李氏　甚麼事，老爺？

〔四目相對，啞場約半分鐘。〕

葆元　太不像樣啦。劉媽跟張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屢次問你。你老不肯說實話。

李氏　聽差老媽兒的事，你老爺管不着。

〔電話機上鈴聲大振。丁葆元回頭去接，隨即坐在活動椅上。李氏坐書桌邊椅上。〕

葆元　喂，你那裏？喔，是啦。甚麼？我就是丁葆元哪。督辦要說話？請他說罷。（停頓片刻）我是葆元哪。您是督辦嗎？嗳，嗳。紐約的電報昨天已然發出去啦。鈔票嗎？大約十個星期之內可以印得。是，是，但是，是，是，我看，這倒不用去理他們。您那個電報我就不敢贊同。這又何必呢？老實說，這個年頭兒，要顧全名譽就不能做官。要做官，就不能顧到眼前的名譽。天下那有兩全其美的事？哈哈，對囉，咱們誰不是當過學生來

的！小孩子們就知道開會，發通電。那些個玩意兒，還不是頂容易對付的嗎?吓?我嗎?等到學生會的代表來，我自有對付他們的辦法。(又一頓)可不是嗎?哈哈哈哈哈哈！散了衙門之後，您在西城公館裏等我嗎?我一準來奉陪。南方帶來的好菜嗎?就可惜我沒有口福。這兩天鬧肚子鬧得很厲。今天還覺得很不舒服。(又一頓)對啦。可不是吃壞的嗎? 這幾天又是爲了辦賑災會，應酬更苦。災還沒有去賑，可把我們的肚子都吃壞啦。(又一頓)據順天時報說，日本方面已然沒有問題啦。大約一半天就有人來。是啦。晚六點準到。(掛上耳機)

李氏　倒是您的病怎麼樣? 還是您自己上德國醫院去呢，還是請狄博爾來?

葆元　不請不請。呵! 我想起一件事來啦。(按桌上喚人的電鈴)　寶麟昨天沒有出門吧?

李氏　（納悶）沒有吧。

〔張升進門，又遞上一份日報。〕

葆元　（接報翻看，取起雪茄。張升替他取火。）少爺在家嗎？

張升　在家。

葆元　昨天他出門沒有？

張升　沒—沒有。

葆元　（瞪目示威）吓？他昨天出過門沒有？快說！

張升　張升昨天去瞧劉媽兒子的病去啦。所以不能說一定。

葆元　混賬！我的命令，不許少爺小姐出門。你是管甚麽的？那些個混賬聽差，號房，不是該你管的嗎？怎麽少爺出門不出門，你還可以回不知道？好，你當差越當越回去啦！從今天起，小姐，少爺，在我出門的時候，溜出門去，你們都給

我記在本子上，幾點幾分出門，幾點幾分回家。聽見了沒有？

張升　嗻！

葆元　你去叫少爺進來！

張升　嗻！

〔張升走出門去。葆元擱下報紙，吸雪茄，聊以解恨。〕

葆元　太太，這些事都是該你管的。

李氏　兒子我可以管。小姐我可管不了。

〔丁寶麟賊頭賊腦的進門。〕

葆元　（怒目向寶麟渾身上下打量一遍，然後對他冷笑。）你好！你老老實實地告你娘說，昨晚你上那兒去啦？要照實說。說一個字謊話，我就打死你！

寶麟　（低頭又抬頭，抬頭復低頭，向他父母二人輪流溜着。半晌。向他母親說。）媽，我—我—我昨天……

葆元　這賊樣子我看不得！你給我滾出去，自己去死去！

寶麟　（雙膝跪下）爸爸，我下回不敢啦。饒了我這頭回。

葆元　不敢甚麽呀？你娘還沒明白哪！（啞場半晌）哼！念書吧，不成。寫字，也不成。嫖就成啦。居然的還會在窰子裏發大少爺脾氣！明年我還能給你娶媳婦兒嗎？害人家蔡家三小姐的終身？這樣缺德的事我不能幹。

李氏　你當眞去嫖窰子嗎？

葆元　說呀！會在窰子裏發脾氣，到家就說不出話來啦？（相對無語半晌）站在那兒幹嗎？還不給我滾出去？

〔寶麟噘着嘴，一步一步的走出門去。〕

葆元　太太，這是你自己親生親養的兒子。眞有出息！你吓，該管教的地方偏不管。不該管的時候兒呢，你又偏愛胡管。

李氏　不用說啦。你趕快把他治死得啦。這

孩子我是管教不好的啦。不好呢，自然是他自己不好。可是這麼大的孩子，也未必能夠去逛窰子。老爺，我勸你別把耳朵當作眼睛。難道說，你親眼見過他在窰子裏嗎？

葆元　怎麼叫做把耳朵當作眼睛？大兒子，大兒媳婦，一個一個都死啦。我的耳朵還能夠到那兒去聽小話去吓？

李氏　咦！奇怪啦！難道說，你的大少爺，大少奶奶，都是我要他們死的嗎？（嗚咽，拭淚）你幹嗎不拿一張名片，送我到法庭去，治我謀財害命的罪。（哭得說不出話來）

葆元　得啦，你別儘來這一套，我已然瞧夠啦。你不信你的令郎會去逛窰子嗎？

李氏　甚麼？我的令郎！他倒是你的甚麼人呀？

葆元　別忙，你聽我說呀。昨天晚上，直魯

急賑會請客，不是我的主席嗎？在擷英番菜館裏，一直吃到十點多鐘。警察廳裏幾個朋友一定要到韓家潭一個上海新來的姑娘房裏打小牌捧場。有朱季老，王玉老，幾個人一塊兒跑到聚美園，先去打一茶圍。進了門，知道沒有空屋子。我們原本就打算退出去啦。掌班的死急白賴的不肯放，說是東屋裏一幫客就快走啦。我們也無可無不可的站了一回兒。誰知道東屋裏的客不答應了！混賬王八蛋的罵街。你知道朱季雲是有名的壞脾氣。當時就掏出手鎗來，要往屋裏去打人。玉芳那時候也喝醉啦。在院子裏撇着山東腔大罵而特罵。屋裏的人也打開簾子，衝出來罵。太太，你猜猜。那爲首的是誰？就是咱們家裏的這位大少爺。你教我把臉面往那兒去擱？我今天非治死他不可！他不死，我也不能活啦！我還有臉出去教訓人嗎？季雲，玉芳，他們都是道德維

持會裏的主要人物。道德維持會裏這班朋友裏面，大家頂佩服的就是我！他們素來佩服我的家庭教育。老前輩的留學生裏面能够保存國粹，提倡精神文明的，就是我！如今好！（以拳擊桌，猛然站起，聲色俱厲，活像一隻要喫人的猛獸。）太太，你替我想想，我還有甚麼臉面出去上講堂，上演說台？唉！我的家庭教育竟收到這樣的結果！（取帽筒裏的竹板）我今天非要他的命不可！

〔電話鈴又響。葆元急將竹板放在桌上，謨蕩李氏肩頭。葆元接電話。李氏不答應。葆元頻頻搖手，使勿作聲。〕

李氏　你要打我，使勁打罷。反正我也不打算活啦。

葆元　喂！你是那裏？（李氏嚷聲愈高）唉—唉—唉，太太。（屢屢搖手作勢）吓？我聽不清，你要鬧，請你待一回兒再鬧。

李氏　好嗎！你眞敢打我啦！

葆元　噢，您是親家嗎？（做出肅然起敬的樣子）是吓。不錯，不錯，不錯。我本來就要叫您的電話。可巧您也叫過來啦。我說……（向李氏瞪目，跺脚，搖手，由嚴追而央告。以右手按住右耳。）

李氏　打吓，你幹嗎不打啦？我就等你打死了也好。

葆元　（用高聲作抵禦。）您說的話還有不對的嗎？我本來要來找您談話。哈哈哈哈！巧極啦。小女現在沒進學校，在家裏補習國文。對對。就照這樣辦罷。我這兒是無可無不可的。就是有一層，要言明在先。好妝奩我可賠不起。這是實話。哈哈哈哈哈哈！好說好說，那兒的話？吓？庚帖嗎？明天清早一準送您公館去。也好也好。哈哈哈哈哈！嘍！您的令郎，我雖然沒見過面，可是久已聞名，這還錯得了嗎？眞是"少年英俊，""精明強幹！"我已經得到好幾方面的報告啦。是，

是，是，一定遵命。咱們老哥兒倆還用客氣嗎？馬上就來。回頭見。（掛上耳機。）來吓！（按喚人的電鈴）張升又滾那兒去啦？這班東西！

〔張升進門來，站住。〕

葆元　趕快開車。就走。

〔張升應聲下。葆元站在書桌前面吸煙。李氏也走到他前面。〕

李氏　你幹嗎不打死我呀？我長得這麼大，還沒挨過打。父親，母親，都不打我。留着給你打。好，你痛痛快快地打罷。

葆元　別來這孩子淘氣的老玩意兒啦。我何嘗打過你來？咱們說正經話要緊。幽蘭，咱們的女兒，我想把她許給田四爺的第七個兒子。你贊成不贊成？

李氏　這又何必問我呀？你的女兒，我管不着。

葆元　噢!"我的女兒?"你管不着?那麼你的兒子,我也管不着囉。剛纔我罵了你的兒子,實在是冒昧得很。還得請您原諒。

李氏　你說的是甚麼話?

葆元　我也不知道您說的是甚麼話。我要給你商量女兒婚姻的事。你說管不着。這是甚麼道理?

李氏　依我說,小姐婚姻大事,還是給她自己作主的好。

葆元　你又來啦。我頂不愛聽的,就是甚麼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話。你看今天報上,(指桌上報紙)就有一段因爲自由戀愛送了命的新聞。我不許幽蘭上學校,就是因爲如今學校裏的規矩太壞,彷彿是不談戀愛就不能唸書似的。我的家裏就不許有這樣的事。

李氏　你知道你們—喔,咱們的小姐願意

不願意呢？

葆元　我管她願意不願意做甚麼？反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麼大的女兒當然得嫁出去。只要你我商量好了，就是"父母之命。"

李氏　嘍！我可不敢挨這個罵。將來嫁出去不合適，人家批評起來，他們不說你，就罵我做晚娘的不好。

葆元　沒有的事。我看中的這女婿，再好也沒有啦。你剛纔沒聽見嗎？就是說電話的那個人。田四爺，是北京數一數二的闊人，大帥身邊第一名紅人，你看好不好？

李氏　好吧。你自己看中的女婿，還有不好的嗎？可是我又要多嘴啦。咱們是書香人家，給他們帶兵的人家去結親，你說，妥當嗎？那一年你還打算把女兒送給張四帥去當姨太太去，像片都打算送去啦，要不是我攔住你……

葆元　(打斷他的話頭)這一次比不得那一次。田四爺有福相，將來一定的了不得。我的眼力決沒有錯。

〔葆元與李氏耳語。幽蘭想走出來聽，却又縮進屏風後去。〕

葆元　(聲音漸高)將來大事成功，全國統一之後，你瞧瞧我！(大拇指一伸，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哼！你瞧着罷！

李氏　那敢情是好。

〔劉媽走進門來，看見主人談話正在高興時候，不敢前進，退出門去。〕

葆元　(迴頭向門外看)甚麽人？

〔劉媽又走進來。〕

劉媽　張爺說，車開在門口啦。(向李氏使眼色)

李氏　〔暗暗點頭。劉媽會意，退出門去。〕劉媽，你

照叫他們，老爺就要走啦。(向葆元說，) 不錯，我倒差一點兒忘啦。今天約定周少太一點鐘送錢給她。她有一顆頂便宜的紅寶石要賣給我。我這兒還差二百塊錢。你趕快給我罷。

葆元　怎麼你又要錢啦? 前天不是剛領過月錢嗎?

李氏　我把身邊的錢，全都給她，還短二百塊。

葆元　唉！能省的就省一點兒罷。

李氏　(發氣) 那我就不要啦。

葆元　(重又坐到椅上，從身邊取出一本支票簿來。) 要多少?二百塊?

李氏　你開支票嗎?那只要一百塊罷。

葆元　咦！奇怪啦！支票只要一百，現洋倒要二百塊?

李氏　我是體恤你。支票是存在銀行裏的

錢。提出一百塊就要少進一百塊錢的利息。現錢呢，反正在你袋兒也無非花啦。

〔葆元簽好支票，遞給李氏。劉媽又來了。〕

李氏　劉媽，你把這一百塊錢的支票交給張升，我剛纔已然給他說過啦。叫他馬上就送到周宅去。

〔劉媽應聲，走出門去。李氏忽然察出屏風後有人，以手指屏風。丁回頭，急取抽屜中手鎗，站起，鎗尖向着屏風。〕

葆元　誰在屏風背後？

〔幽蘭由屏風後面，一手拭着淚，低頭走出來。〕

幽蘭　爸爸。

李氏　小姐，你怎麽躲在這裏面，聽我們說話？

幽蘭　我並沒有存心要聽娘說甚麽話。我看見屏風後面很清靜，所以坐在那裏看書。後來張升，劉媽，都進來啦。他們在這裏……

李氏　那麽你爲甚麽不走出來呢？

葆元　這又是我的家庭教育。哼！

幽蘭　爸爸，我因爲聽見……

李氏　（拚命抵抗的態度）小姐嘴裏不該說的話，我就勸你少說！

〔張升手提馬褂進門，走到葆元身邊，幫他穿上馬褂。葆元把兩隻眼睛輪流察看李氏與幽蘭，知道二人都有難言之隱，點頭探一口氣。張升走到門口。〕

張升　（高聲）老爺下來啦！

葆元　你好！（向幽蘭瞪目）我回頭再給你說話。

幽蘭　我沒有做甚麽對不住爸爸的事。爸爸，您當然也不能做甚麽對不住我母親的事。

〔幽蘭手指壁上遺像。葆元向遺像望了一望，若有所感，若無所感。李氏向幽蘭怒目而視，恨不能一口吞她下去。〕

葆元　（察出李氏顏色）你好！

〔李氏萬分惶恐，驚懼，怨憤，望着葆元大搖大擺的走出門去之後，迴頭與幽蘭四目相對半晌，繼之以一笑。幕徐徐下。〕

第二幕

〔佈景……這是丁太太宴集牌友的一間客室。佈置得非常華麗。緊靠右壁有一鋼琴。琴前一活動椅上，放着鐵緞爲面鵝絨爲心的軟墊。琴左有傘形的電燈架。正面中心是嵌彩色玻璃的門。門外掛着極厚的京式棉帘，與屋裏牆壁上鮮豔顏色不能相稱。正面兩旁各有嵌彩色玻璃的長窗，全部關着，蓋着很美麗的絲織帘子。窗前各設一長几。几上有鮮花各一瓶。左壁一玻璃櫃中，陳列西式銀磁杯盤之類的東西。櫃旁有一壁爐。爐火融融，顯出滿屋的富貴氣象。右壁前方小圓桌上有一座頂細緻的電話機。屋之中心紅木方桌上擺着圓桌面，蒙以白布。桌上八隻銀盤中，放着乾果和水果。桌前團團圍着椅子或小圓凳。屋裏電燈光耀，照得四面發亮。

〔開幕時，張升正忙着由玻璃櫃裏取出銀杯銀碟一類的東西 分陳在圓桌面上，捲着舌尖在那裏吹些不知所云的小

調。丁葆元的假兒子，(張升的眞兒子)寶麟，走進門來，在張升肩頭猛拍一下。)

寶麟　喂！張升！你怎麼啦？我喊了你半天，你沒聽見嗎？

張升　我那兒聽見啦！別搗亂！一回兒許多太太們都要來啦。當少爺也得像個少爺的樣子。在人身上這麼胡打亂拍，還像個少爺嗎？

寶麟　混賬東西！你配管我？

張升　嗳！嗳！你別忘啦！太太昨天還吩咐你，不許你駡我。上回爲了駡我挨一頓打，你怎麼又忘了呢？

寶麟　我偏愛駡你！打死我還是要駡你！混賬！混賬！一千個混賬！一萬個混賬！瞧你敢把我怎麼樣？當主人的不能駡你一個奴才，不是要反了嗎？混賬，王……

張升　(急以手作勢嚇住他)　你再駡我就揍你。

你敢罵我！天打雷劈你這忤逆……（急忙自己忍住不說，惟以目光壓迫寶麟。）

寶麟　（似已軟化，但尙要爭回他做少主人的體面。）豈有此理！主子罵奴才，還算是忤逆！還要遭雷劈！這是那一層天上的天理？（漸爲張升的目光所懾服）我說，張升，你把號房裏那付骨牌藏到那兒去啦？

張升　你又來啦。鬧了半天，原來是爲那付骨牌。你口口聲聲自稱是主人，你就不該跑到號房裏去和那些奴才們耍錢。少爺就得給聽差的，汽車夫，馬夫，分一個上下。（以手拍寶麟肩）少爺，主子，我勸你安分一點兒。你把自己皮肉和竹板子去鬬法，你想鬬得過去嗎？我告你說，別的聽差你都可以駡。惟有我，你就不能駡。老天爺知道，誰都可以駡我。惟有你，你這位少爺，就不能駡我。凡是人都得有點兒天性。（怕露出眞像，急忙轉

得。）你忘記了嗎？我把你從小抱到大。你小時候管我叫甚麼的？你記得嗎？我的少爺！

寶麟　我知道你待我好。可是你爲甚麼要把我那付心愛的骨牌藏起來？

張升　少爺，別儘着胡鬧啦。老爺剛纔駡過，說是在窰子裏遇見你。待回兒回公館來，還不知道要怎麼樣呢！你還盡惦記耍骨牌！萬一你正在號房裏打骨牌，讓我們查出來，你挨一頓打，我知道你不怕。你是挨駡挨慣的啦。駡完就算完。我們當聽差的這幾個人，陪你去挨老爺一頓臭駡，你倒是好意思！

寶麟　老爺？他今日不能這麼早就回來。今天是小梅的姨太太做生日，有堂會。外國闊人，中國闊人，都得去捧場去。我知道，老頭兒不到半夜，不能回來。

張升　你忘了老爺有病嗎？

寶麟　病？正經事，他可以推着病不去。唱花旦的，坤角，他們家裏有應酬，你猜他肯不去嗎？老頭兒就知道駡人不道德，他自已的道德，哼！纔叫好呢！我進窰子去，就算是犯了法。他住在唱花旦的家裏，就算是正當的應酬！老東西！老……

〔李氏，劉媽，相繼進屋來。寶麟正駡得高興。〕

李氏　嘿！少說一點兒成不成？張升，酒席怎麼到這時候還不送來？趕快打電話去催！

張升　嗻，（走到右壁前方小圓桌前，取起耳機來。）

李氏　甚麼？這電話是給你們使的嗎？

張升　（悻悻的掛上耳機）是。我到外面打去。

〔張升走出門去。寶麟也想跟下。李氏一眼看見，鼻子裏"哦"的一聲。寶麟就像松鼠一樣的站住。〕

李氏　劉媽，你瞧瞧！這相兒還像是個少爺嗎？我瞅着這賊頭賊腦的怪相，我就有氣！

劉媽　這都是老爺教訓出來的。老爺愛罵人。孩子就不知道甚麼叫做廉恥！還好得了嗎？

李氏　對！你這話很對。再好的孩子，讓他這麼亂嚷亂罵，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呢。

寶麟　（膽大了）我眞不知道怎麼樣纔好。爸爸把我當狗一樣看待。我把人的權利都喪失盡啦。我抱着小花兒躺在牀上。我心想，我一個人眞不如他一條狗！

李氏　你也不用說啦。你父親固然把你管教得太嚴。可是你自己要是能够學好，又何嘗不能在家里溫習溫習舊課。念念書。寫寫字。學問有長進，你父親還能不喜歡你嗎？

劉媽　哼！他纔知道要求學問呢！

寶麟　媽會管教我。我用不着你管！

劉媽　我偏愛管！哼！你倒給我擺起少爺架子來啦！沒有我劉媽，你能够活到今天嗎？

寳麟　死老太婆！老狐狸精！

〔劉媽大怒，撲上去要打他。他也不相讓。兩人正待扭攏去的時候，被李嫣喝住。〕

李氏　寳麟！你敢！

寳麟　（走到李嫣身邊，作訴寃狀。）媽，您今日親眼瞅見啦。就算是我不成器，好歹是您的骨肉，是她的主人。她配打我吧？她竟敢打我，您還不讓人還手！（背轉身向劉嫣）今天我非揍她不可！

〔劉嫣對他微微冷笑。他更怒不可遏。正在握着拳頭，預備衝鋒，被李氏一把拉住。〕

李氏　並不是我要幫劉媽。你仔細想一想，她管你的時候，就是你恨她的時候。試問，管你是不是指望你好？她指望你學好，念書念得好，將來你有一天做了大官，發了大財，她就可以做老太太啦。

寳麟　您是老太太。她這嘴臉，那兒配當老

太太。她要想當老太太，除非她的兒子鳳岡做了官。

劉媽　鳳岡做了官，他會請太太去當老太太去。那兒像你那麼小氣？

李氏　慢着，我問你話。你爸爸說你昨兒晚上在窰子裏遇着他。是眞的嗎？

寶麟　（忸怩半晌）是眞的。都是同學們拉了去的。

李氏　人家拉你走，你的腿不願意走，還去得成嗎？你有那樣的好同學！怨不得你爸爸說，如今的學校只會把好人教壞，不能够把壞人教好。所以他不許你們進學校去念書。

〔門外送進汽車喇叭聲。李氏凝神側聽。〕

劉媽　準是邱姑太太來啦。

李氏　今天輪到在我家裏請客。你給我老實一點兒，不許再滾出去！

〔邱姑太太年在四十上下，臉上塗脂抹粉，兩條眉毛也許是剃掉的，也許生來就太淡，畫着兩條墨黑細長的明星眉。令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位極愛模仿上海派的北方婦人。因爲她選擇的衣料顏色決不是南方時髦婦女所愛穿的。一種矯揉造作的風流態度，叫人毛骨悚然。她在門前這麼一站，彷彿是在那裏等候輕薄男子叫她的好。〕

邱姑　老二吓，你倒是不錯！客來了都不出來照呼。躲在屋裏唱"教子。"好嗎！(慢步跨進門來，向圓桌上一看。)哎喲，你瞧瞧！客還沒到，牌還沒打，酒席就擺起來！我嘴饞，讓我先吃一橘子。(取一橘子剝着喫)

寶麟　(走到他面前，鞠一躬。)乾媽！

邱姑　嗳！我的寶貝兒子嗳！咱們娘兒分這一個橘子吃！(分橘子與寶麟。寶麟不肯受。)哈！乾娘給你吃，你敢不吃！忤逆不孝的乾兒子！我的小寶貝兒吱！(緊抱寶麟。寶麟接了橘子，趕快躲開。她覺得掃興，

走到李氏身邊。）妹妹，你瞧你這好兒子！頭幾年，他多麼待乾娘好！這回兒見了乾娘跟仇人一樣！這都是你的好教訓！

李氏　對！對！早半天聽他老子罵我好教訓。這回兒還要受你的埋怨！我這兒子不要啦。誰疼他，就把他帶走。免得留得這兒，叫我挨駡！

邱姑　得啦得啦！誰要搶你的兒子來着？我也有我的兒子！（迴頭一指）你們瞧罷，這不是我的兒子又跟了來啦！

〔邱七少爺，年約二十多歲，穿着極漂亮的西服，吸着長嘴裝着的紙烟，撑着腰，站在門口。〕

李氏　（向邱七招呼）七少爺，幹嗎不請進來抑？

邱姑　過來，瞧瞧我這乾兒子，你的弟弟。

邱七　（很神氣的走過來。寶麟向他一鞠躬。他只略爲點頭。）這是丁伯母的少爺嗎？好些日子沒見，長

得高多啦。

（寶麟憤憤地走出門去。劉媽亦隨之下。）

邱姑　你瞧瞧我的乾兒子多麼有規矩！左鞠一躬。右鞠一躬。誰像你這樣的，擺着東方范倫梯諾的架子！（察出邱七厭惡她批評自己，急轉舵。）老二，你還不知道他這東方范倫梯諾的外號嗎？這是曹二太太給他題的。

邱七　（走到邱姑太太身邊，作嬌媚態。）媽哎！您別提罷。

邱姑　你瞧瞧！提起曹二太太，他的渾身骨頭都軟透啦！你瞧他這相兒。自己兒子都長那麼大啦，還那麼樣的孩子氣！老七，我告你說，你幸虧不是我親生的。要是我親生的兒子吓，聽說曹二，就這樣命都沒有啦，我白天沒功夫，半夜也把你治死！不錯，老二，今天您這兒請了曹二沒有？

李氏　咦！昨天不是當着你面約好的嗎？而且她剛來的電話，今天她準到。許三太太不來，劉老太太也不來。她們都上孫督辦公館拜壽去啦！

邱姑　吓？孫督辦公館？誰做壽啦？

李氏　是他們大少爺的舅老爺的四姨太太。好像是二十八歲的生日吧？我要不請曹二，連兩桌牌都凑不齊啦。

邱姑　（向邱七少爺）待回兒，曹二來啦，我不許你給她做那種怪樣子。你要知道，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她不在乎。她會在北京飯店裏給那些男人跳舞，開了房間去吃點心，喝香檳。你是要正經事情的人。不能給她犧牲！你今天再給她眉來眼去的胡攪，給我瞧見啦，我不告訴你老子，我就是你的兒子，不是你的娘！（裝起正經面孔）你要記着，我們是上等社會，頂要緊的就是品行，

名譽，三綱五常，禮義廉恥。那種不知道廉恥的人，我就不許你……（以指尖抵邱七額骨）

邱七　（很叫人肉麻的樣子）　我一定聽母親的話。

〔張升在門外報"曹二太太來啦！" 邱七少爺搶着要走出門去。〕

邱姑　老七！你敢出去，我就要你的命！好意思，還打算去接她！

邱七　我不是去接她。我打算先回家去。免得在這兒招您生氣。

李氏　好啦，咱們有甚麼話，到那屋裏去說，不是一樣嗎？

〔邱姑太太與邱七少爺四目相對半晌。邱姑太太忍不住笑了。邱七少爺也一笑。〕

邱七　我攙您出去。

〔邱七攙着邱姑走出門去。李氏亦隨出門。移時，一個丫

四五歲的小鴉頭，名叫"喜兒"的，急急忙忙地走進門來，在桌上，椅上，爐架上，四面去尋覓一樣東西。寶麟在後面蹑足走來正想抱住喜兒，喜兒迴頭。〕

寶麟 （一本正經面孔）你進來偸甚麼東西吃？

喜兒 誰偸東西吃啦？太太要我來找一個銀的烟捲盒兒。少爺瞅見了沒有？

寶麟 是誰的烟盒兒？

喜兒 是邱七少爺的。

寶麟 別給他找！我瞅見啦，也不能給他這王八蛋！他是甚麼東西！敢給太爺擺臭架子！

喜兒 少爺，您倒是瞅見了沒有吓？

寶麟 （一把抓住她的手，拉她到琴前去。被她推開。）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給你烟盒兒。看是誰鬬得過誰。

喜兒 （急得要哭了）少爺，您倒是給我呀！

寶麟 你不待我好。我那兒就能給你呀？

喜兒　好，您不給，讓我走。（寶麟作合抱勢去攔住她的去路，但因膽小，不敢當面抱住她。）您讓我走呀！

寶麟　好，對我笑一笑，我就讓你走。

喜兒　嗶！笑呢！我們當鴉頭的，白天忙得要死，晚上不許睡覺。哭還來不及，那兒還笑得出來？

寶麟　（學她的聲音）"那兒還笑得出來？"（雙手捧住臉，以兩食指扳下眼皮，兩小指扳開嘴唇兩邊，）哇—哇—哇—哇！

喜兒　（禁不住要笑出來）你再不讓我出去，我要告訴太太啦！

〔寶麟嬉皮笑臉的要捉住喜兒。喜兒一溜溜到門口。幽閑的鴉頭珍兒剛巧走進門來。喜兒乘機溜出門去。寶麟自覺羞慚，將錯就錯的裝起傻來，把珍兒一手握住。〕

珍兒　少爺，你別看錯了人！我可比不得喜兒，不能够受你的侮辱！

寶麟　嘍！到底念過書的鴉頭就不同啦！你也知道說侮辱！

珍兒　對啦，有人格的人，命可以不要，不能隨便受你的侮辱！你別想左啦！你以爲鴉頭個個都可以受你欺負的嗎？

〔幽蘭女士正走進門，看見兩人相持不下的情形，站定，向寶麟歎一口氣。啞場片刻。〕

幽蘭　弟弟，你歲數也不小啦。我上回沒給你說過嗎？你得穩重一點兒纔對。

寶麟　我又怎麼啦？得罪你啦？

幽蘭　珍兒，你到這兒來幹甚麼？

珍兒　太太打發我到這屋來找喜兒，要我告訴她，烟盒兒已經找着，不用再找啦。我進門，正碰上少爺攔住喜兒，楞不讓她走出去，他把我也當作是喜兒，一樣的可欺。

幽蘭　我明白啦。你到裏頭去。

〔珍兒出門去。寶麟也要跟着出去。〕

幽蘭 （嚴正的態度）弟弟，我有話給你說。別走。

寶麟 有甚麼話說呀？問你借一盒雪花膏，你都捨不得給我。你給我還有甚麼話說？

幽蘭 我給你說正經話。一回你對鴉頭們規矩一點兒。你要知道，她們也是十月懷胎父母所生的人。因為家裏窮，纔賣出來給人當鴉頭。可是她們也是和我們同樣的人。人對人，總得有個人樣兒。尊重別人的人格，就是尊重自己。侮辱別人的人格，就是侮辱自己。也許咱們家裏窮啦，你姊姊出去給人家當鴉頭，人家的少爺侮辱你的姊姊，你願意不願意？

寶麟 我的姊姊怎麼會給人家當鴉頭？這我就不能相信。

幽蘭 弟弟，我告你說，人類的可貴，就因

爲人類有同情心。如果人沒有同情心，就和大街上的野狗差不多。

寶麟　姊姊，我明白啦。（要湊近幽蘭的身子。幽蘭急忙躲開。寶麟覺得非常奇怪。）姊姊，你怎麼不喜歡我啦？

幽蘭　（不便明說的躊躇）大家歲數大啦，穩重一點纔對。

寶麟　阿！我明白啦！姊姊快要嫁姊夫啦，所以就不能不給自己的親兄弟疏遠啦。

幽蘭　吓？你是我的親兄弟？好吧。

寶麟　我不是你的親兄弟？那麼我是你的甚麼人？好嘞好嘞！你還沒出嫁，就連自己的親兄弟都不認賬啦！

〔與幽蘭年齡相彷之許三小姐，穿着極時髦極豔麗的服装，輕輕地走進門來。這時候已經走到幽蘭背後，兩手掩住幽蘭兩目。〕

幽蘭　是誰呀？別瞎鬧！

寶麟　是許公館裏的三小姐。

〔寶麟說完話就走出門去。許三小姐撒開手。幽蘭擦了眼淚，向許三小姐身上上下打量。〕

幽蘭　三姐，你眞會打扮！你眞快樂！

許三　唉！古人說的，"浮生若夢，爲歡幾何！"我要是不會自己尋快樂，只怕我這條命早就沒有咧。我問你，你們在這兒鬧些甚麽親兄弟晚兄弟的？到底是怎麽回事吓？

幽蘭　他要拉住我的手說話。我把他推開。他就說我不認他是親兄弟啦。

許三　那麽你相信他是你的親兄弟嗎？

幽蘭　咦！怪極啦！自己的親兄弟，還有甚麽相信不相信的？

許三　好吧，是我失言，問錯啦。請您別再問我罷。(走到琴前椅上坐下)

幽蘭　（端一圓凳，坐在她旁邊。）好姊姊，我求您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許三　你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幽蘭　我疑惑的日子很多很多了。今天更把我弄得莫明其妙。好姊姊，我聽您的口氣，您是一定知道的。好姊姊，請您告訴我，只要一句話，我縫舖裏學徒的，那個劉鳳岡，是不是我的親兄弟？

許三　是劉媽的兒子嗎？

幽蘭　是的。他到底是不是我的親兄弟？

許三　我可不敢作證人，證明裁縫舖裏的徒弟是你的親兄弟。但是憑我所見所聞的情形看來，這大概是事實。我先問你，你爲甚麼今天很注意這個問題？

幽蘭　今天早上，我聽到兩件怪事。第一件，就是剛提起的我的親兄弟問題。第二，就是

我父親又打算把我當作禮物去送給一個軍閥的兒子。

許三　這第二個問題，我也略有所聞。待回兒再給你商量。這回兒咱們先把第一個問題給解決啦。

〔珍兒走進門來。兩人立即停住不說。〕

珍兒　太太叫我問三小姐，打牌不打牌？

許三　珍兒你走過來。（珍兒走近她）她們够手不夠手啦？

珍兒　够是够數啦。正好打兩桌牌。太太說，三小姐如果樂意打，太太就讓三小姐打，因爲她有點兒不舒服。

許三　你去給太太說，只要她們够手，我就不加入啦。（珍兒剛一轉身，又被她喚住。）珍兒，我剛進門的時候，看見劉媽的兒子也來啦。你瞧見了沒有？

珍兒　是的。鳳岡在廚房裏。

許三　（向幽蘭）我看，我還是去看她們打牌去。你叫珍兒去把鳳岡帶到你房裏去。你只看他的眉毛和眼睛，到底像甚麼人？珍兒，你就陪着小姐。太太那邊，我自己會去。

〔許三小姐很高興的走出門去。〕

幽蘭　你去把鳳岡少爺請進來。

珍兒　老媽子的兒子都稱少爺？

幽蘭　你準知道他是老媽子的兒子嗎？

珍兒　不錯，我也很疑惑。爲甚麼鳳岡的眼睛活像我們　爺。他的鼻子和嘴又像我們太太。

幽蘭　他如今在廚房裏做甚麼？

珍兒　在廚房裏挨了劉媽一頓臭駡。這回兒還沒吃早飯呢。

幽蘭　你去瞧瞧。萬一沒人看見，你就把他帶到這兒來。

〔珍兒領命出門。幽蘭一人在屋裏來回走了幾步，心神很不定似的。一回兒又到門口，向兩邊望了一望。又回進屋來，懊悔了，心想不該去找鳳岡到這裏來，又想去喚珍兒回來。恰巧珍兒帶着鳳岡進門，鳳岡穿得很濫的衣服，髮長面垢，但是精神很活潑。幽蘭站定，對他身上細看一遍。〕

珍兒　你去見小姐去。

〔鳳岡走到幽蘭面前，撲通跪下。幽蘭急往後退。寶麟在門外窺探。幽蘭揮手教鳳岡站起，鳳岡擦着眼淚，站了起來。〕

鳳岡　小姐，是您叫我來嗎？

幽蘭　你別叫我"小姐。"你從今以後，管叫我"姊姊"得啦。

鳳岡　我不敢，小姐。

幽蘭　你念過書沒有？

鳳岡　就認了幾個字，沒有念書。

幽蘭　你爲甚麼要哭？

鳳岡　我媽告我說，太太吩咐下來，從今天

起，不許我再進您這宅門兒來！我媽沒有家！（哭聲）我也沒有家！您這宅裏的廚房，就如同是我的家！這兒不許我來，我就無家可歸啦！

幽蘭　你不要哭！（自己忍不住的淚早已湮落，急用帕暗拭。）我給我母親說，讓你常常回來，並且還要送你去念書。你願意不願意？

鳳岡　我願意念書。我不願意學做裁縫！念書多快活，又有唱歌，又有踢球，玩兒，體操。裁縫舖裏，白天做一天工，晚上還不能睡覺。給師娘抱孩子，還要給師父倒夜壺！少掌櫃還要發脾氣！小姐，您瞧瞧，我這裏都打破啦！

幽蘭　你餓不餓？（寶麟又在門口一閃）

鳳岡　我還沒吃早飯，我媽就把我叫了來。

幽蘭　珍兒，你到廚房裏，去找點兒東西給他吃去。

珍兒　那我不敢去。您還不知道劉媽的脾

害嗎？她不許他吃飯，我偷着去給他吃，劉媽就會叫太太來駡我。

幽蘭　那麼你到我房裏找一點乾點心來給他吃。

〔寶麟又一閃。珍兒出門去。幽蘭對鳳岡臉上細看。寶麟在門外大樂。幽蘭伸手要去理鳳岡的頭髮。忽一轉念，急忙縮回。〕

鳳岡　小姐，您眞肯讓我去上學嗎？

幽蘭　那有甚麼不可以的？

鳳岡　那麼，我聽我母親說：小姐自己，（一頓）……老爺還不許小姐上學呢！

幽蘭　（提起傷心事，益覺悲憤不能自禁。）吓！我的不能上學，那是另外有個緣故。

鳳岡　那我也知道。

幽蘭　（很驚異）你知道甚麼？

鳳岡　我知道……我……我不敢說。小姐，

您可別生氣。

幽蘭　我决不生氣。你說罷。

鳳岡　您給我們掌櫃的姪兒通過信沒有？

幽蘭　沒有吓！你們掌櫃的姪兒姓甚麽？叫甚麽？

鳳岡　就是在大學裏教英文的汪慧卿。

幽蘭　哦！他就是你們掌櫃的姪少爺嗎？

鳳岡　小姐，我的話都給您說啦。您眞願意送我進學校去當學生嗎？

幽蘭　弟弟，我一定送你進學校去！

鳳岡　我謝謝您的恩典。您就賽如救了我的命。（心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幽蘭幾乎也要跪下去攙他。寶麟哈哈大笑，走進門來。）

寶麟　哈哈！自己的親兄弟就要講規矩！老媽子的兒子，一見就跪下拜天地！好！我去告訴母親去！

〔鳳岡欲乘機逃出門去，被寶麟一把揪住。〕

幽蘭　（理直氣壯的抵抗）弟弟！（拉鳳岡的手）你不用怕他！我認你是我的親兄弟！他是一個與我毫不相干的人！

寶麟　好吧！（高聲喊）你們來瞧哦！丁公館裏的大小姐，和裁縫舖裏的徒弟拜天地囉！

〔鳳岡十分窘檻。幽蘭一把將他拉到自己右邊，站在兩人中間。寶麟做出得到勝利的得意樣子。丁太太，李氏，與劉媽，三人走到門口，站住。〕

幽蘭　（看見她們來了，故意的向寶麟說。）我偏不認你是我的親兄弟！

〔幕落。〕

第三幕

〔佈景……這是丁太太的辦公室。牆壁窗戶與第二幕是一式的。惟爐火更旺，電燈更亮，陳設更加富麗。兩邊各擺一牌桌。桌旁各有陳列乾鮮菓品的碟子，和烟盒烟灰碟等等。兩桌之間，略近前方設一小圓桌。桌上擺着極高貴的外國酒，多半是時髦女子所喝的酒。一排小玻璃酒杯。桌旁幾隻軟墊的椅子。左前方一隻茶几上有電話機。〕

〔開幕時，邱姑太太，邱七少爺，許三小姐，和那位大名鼎鼎的曹二太太，四個人正圍着左桌打最後的一副牌。那一桌上牌已打完，客已散去。桌上還剩着骨牌和吃過的點心碗。小鴉頭喜兒靠着空桌打瞌睡。〕

邱七　我倒偏不信，偏要打掉他！發財！誰要？

曹二　我和啦！我和啦！（站起，伸腰。）

邱姑　（怒向邱七）你眞愛搗亂！你有一隻發財，爲甚麼要留着到這時候才翻？

曹二　你這位母親，管教兒子也未免太凶啦！翻牌還要干涉？

邱姑　這才怪呢！我管我的兒子，與你曹二太太有甚麼相干？

曹二　好，好！反正怪我肚子不爭氣，生不出兒子。

邱姑　你這不是譏笑我嗎？你知道我生不出這樣大的兒子！老七，我偏不答應，你給我翻過來，我看！

邱七　（翻牌給大家看）你們看罷，許不許我打？

許三　還好還好！要是這一副牌和出來，還了得！

邱姑　（向邱七冷笑）好，好！我明白！咱們娘兒倆，回家再去算賬去！

許三　你們別儘抬槓，還得算和哪！我這兒是二十六和。

曹二　三百六十和。

邱七　二十四和。

邱姑　二十四，三十六和。

〔四人數籌碼，算賬。邱姑太太氣憤憤地由身旁一個小皮包裏取出一大捲鈔票，數了幾張與許三小姐，又數十多張給曹二太太。〕

曹二　忙甚麼呢？明天再算罷。咱們還有舊賬呢。（又伸一次懶腰，打一呵欠。）

邱七　娘給我一百另二塊。（向曹二）你該給我四十二，對不對？（媚笑）

邱姑　（怒不可遏的站起）好，今天你們全贏啦！就我一個倒楣的該輸錢。（向曹二）我以先還

短你多少？

曹二　不忙，不忙。算他幹嗎？

邱姑　我瞧，今天是二百八。（細想）那天在汪總理公館裏該你二百。一共是四百八。先還你整數，四百。（數鈔票遞給曹二）

曹二　何必這麼忙呢？（離座，取烟捲，點火狂吸。）

邱姑　鬧了半天，我們的主人到那裏去啦？

許三　剛纔好像還在我身背後，看我的牌呢。

邱七　不對，半天半天沒看見她啦。

邱姑　喜兒，你去請你們太太去！（推喜兒，醒了；看了一看，又埋頭在臂彎裏，睡着了。）你看看這些鴉頭！我也不知道她們當鴉頭的偏愛瞌睡。我有這樣的福氣就好了。（向曹二）老二，我也不知道怎麼樣，近來老不肯睡着。據醫生說，這名爲甚麼

濕棉症。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濕棉還是乾棉。反正胃裏有濕氣，那倒是眞的。得虧我這兒子孝順我。老子不回來，他就老在我房裏，給我搥背。一直到我睡着之後，喊我幾聲不應，他才敢去陪他少奶奶。你說他孝順不孝順？（十分得意的樣子）

曹二　所以囉！我說你不信！自己肚子生出這樣的兒子來，那就要在二十四孝之外，添一孝啦！

邱姑　怎麼你老要給我抬槓？

許三　好啦，咱們該走啦。（推喜兒）喜兒，你去請太太去！

邱七　不對，我知道她的毛病。你告她，太太來啦，準會醒！

許三　喜兒，太太來打你啦！（嚇得喜兒急忙站起，兩手揉眼）你晚上沒睡覺嗎？

喜兒　（四面一望，不見太太，心始坦然。）睡也睡

一回兒。要等大家睡了才許我睡，天沒亮就得起來掃地。

〔李氏正由門外進來，聽見喜兒訴苦，有氣正沒處出，走到喜兒身邊，老鷹吊小鷄似的一把抓住她的肩頭，往身邊一拉，一手揪住她的耳朵，一手渾身使勁的擰。痛得喜兒高聲叫"哎唷！"〕

李氏　"哎唷！"好賤貨！你會對太太們訴苦，求她們給你伸寃！明天你還會到甚麽婦女會去告我，叫她們把我鎗斃啦！（又拚命的擰她身上）賤骨頭！你敢！

許三　好啦好啦！饒了她罷！

李氏　（向許三）好，我看你們的面子，今天饒她不死。你問她，下回還敢向人訴苦嗎？

許三　（向喜兒）你說罷，下回不敢啦。

喜兒　（哭得接不上氣來）下——下回再也不敢啦！

邱姑　（打呵欠）喜兒，你到外面去，看我們的車去。

〔喜兒嗚咽着走出門去。正和劉媽撞一滿懷，被劉媽在頭頂上打一栗泡。〕

劉媽　小鬼！又在那裏哭啦！

邱姑　這些鴉頭們，眞像是一個娘胎裏生出來的，一打就會哭，一哭就沒完。生就得有那一種賤相！

許三　對啦！她們也不知道前輩子造了甚麼孽！不錯，我們還要質問主人呢。爲甚麼老大的半天，主人不出來陪我們？

李氏　還不是爲了孩子們淘氣的事！

邱姑　聽說你們的小姐快要出嫁啦！說的是田家，對不對？

李氏　是的吧？聽他們父親正在那裏說着呢！

邱姑　是田四帥的七少爺，對不對？

邱七　那是我的好朋友吓！

邱姑　對啦！跟你是一塊料！八月節的時候，我還聽你說，他還在花柳病醫院裏住院呢！花了好幾千塊錢，才把病治好。

邱七　媽，您別說啦！破壞人家的婚姻，有甚麼意思？

李氏　姑太太，您這消息是眞的嗎？

邱姑　哎喲，阿彌陀佛！別傷口德！是我說錯啦！也許是我記錯啦！反正你們老爺看中的女婿，決沒有個錯，請您放心罷。

李氏　不對，這事由兒，我不能不打聽清楚。萬一將來嫁過去，我們小姐不滿意，別人議論起來，不說他父親糊塗，一定說是我這晚娘存心要害她！我這寃枉揹不起！姑太太，您旣知道這家人家的底細，就請您給我說實話，免得我

日後挨駡！（邱姑太十分躊躇的樣子）

邱七　我替我娘說一句罷。這位少帥品貌倒還不錯，就是帶一點兒老粗兒的遺傳。說他荒唐吧，也未必。逛逛鬧鬧，那是少爺們難免的事。老實說罷，您在這個年頭兒，要找好女婿，實在是件很難的事。不是荒唐鬼，就是大飯桶。依我看，與其把女兒嫁給一個大飯桶，還不如嫁給一個荒唐到不那麼過分的孩子。

邱姑　對啦。這話說得有理。不過，像你這個樣子，還算是荒唐到過了分沒有呢？

邱七　娘，您怎麼又說到我頭上來啦？

曹二　少說閒話，咱們趕快預備走罷。這屋裏太熱。我要出去吸點兒新鮮空氣才好。你們覺得嗎？今年的天時不正，這該下雪的時候，還這麼煖和。我看明年準要鬧春瘟。

許三　你說錯啦！我們這些屋子裏的天時

不正。外邊兒，大街上的天氣，倒是很正的。昨晚上我們胡同口，還凍死一個拉洋車的，和一個要飯的。聽說大前天還有警察在半夜裏凍死的呢！這那裏是天時不正？這分明是人心不正罷囉。

邱姑　得啦，別對牛彈琴囉。咱們的車倒是怎麽樣啦？

劉媽　你瞧瞧這死鴉頭！叫車去，也不知跑那兒去睡着嘞呢！

〔喜兒恰巧進門來，走到李氏身邊。〕

李氏　叫的車怎麽樣啦？

喜兒　張爺說，請邱太太待一回兒。邱公館開車的金寶跑到胡同口去瞧熱鬧，還沒回來。

李氏　胡說八道！半夜三更，還有甚麽熱鬧？

喜兒　聽說是，胡同口周木匠家裏，有七八個人在那裏打牌。讓警察查出啦。還有烟鎗，烟

燈，許多東西。

邱姑　活該！做手藝的不正經幹活，耗着功夫打牌。輸了錢，還有個不偷不搶的？警察再不管他們，北京城裏簡直就沒王法啦！

許三　那麼如今到底有王法沒有呢？

邱姑　得！得！咱們別抬槓！我沒學問，鬪不過你！你是進過學堂的，趕明日把婦女甚麼會的人滿都邀了來，把我揍一頓，我那兒去訴冤去？

許三　不怕呀！你還可以請出你的王法來治我呢！哈哈哈哈！

〔大家一齊笑了。張升進門。〕

張升　邱太太的車來啦！

許三　我們的呢？

張升　許宅的，曹宅的車早就來啦！照呼點登罷？

〔大家一齊站起。張升出門喊"都下來啦！"邱姑太太與

曾許告別，扶在邱七肩頭，先自走出門去。曾許二人相對一笑，跟着走出去。李氏送到門口。劉媽跟着諸客出門。〕

李氏　你去瞧，少爺睡了沒有？

喜兒　沒有睡，剛在號房裏跟張爺他們打牌呢！

李氏　用不着你挑是非！你去叫他來！

〔喜兒出門。李氏沉思半晌，咬牙切齒的站起。寶麟進門來，喜兒跟上。〕

寶麟　姊姊好幾回要走出門去，都讓門口站崗的衛兵攔住。

李氏　她呢？

寶麟　她這回兒去睡覺去啦。我猜她準睡不着。

李氏　爲甚麼睡不着？

寶麟　媽，您還不知道嗎？

李氏　我那兒知道呢？

寶麟　她呀，哼，還不是在那裏想劉媽的兒子劉鳳岡！

李氏　（幾乎被他逗笑）哼！你知道甚麼呀！

寶麟　哼！我不知道！我瞧着他們兩口子跪在地下，拜天地，私訂終身。就可惜有一樣不合適。

李氏　甚麼不合適呀？

寶麟　海誓山盟的私訂終身，應當在後花園裏纔合適。

李氏　呸！你弄錯啦！

寶麟　嘍！我才不會弄錯呢！這一眼睛瞧見他們拜天地。那一眼睛也是瞧見他們拜天地。這還有個錯嗎？

李氏　你知道他們兩人是甚麼關係？

寶麟　還不是未婚夫和未婚妻！

〔丁葆元剛進門來，聽見寶麟最後的一句話，大發雷霆。〕

葆元　甚麼叫做"未婚妻"？

寳麟　（理直氣壯的要辯動是非，忽被葆元的目光鎮住，又被李氏搖手止住。）我說的是姊姊的事。

葆元　姊姊！姊姊怎麼會有未婚夫？

寳麟　姊姊是有未婚夫的！我還——

葆元　你還怎麼樣？

李氏　（作極可怕的表情恐嚇寳麟）你敢胡說！我就打死你！

葆元　讓他說呀！

李氏　他嘴裏還有甚麼好話？他瞧見姊姊在房裏哭，問我姊姊爲甚麼要哭。我就告訴他，您要把他姊姊嫁給田家。他說他見過田家的少爺。田家的少爺就是他姊姊的未婚夫。你信他胡說八道的！準知道他瞧見的姓田的就是你說的那個孩子嗎？

〔寳麟此時已低頭不敢作聲，任憑他母親當面敎他撒謊。〕

葆元　小孩子儘滿口胡說，你也會老老實實地坐着聽她！不錯，幽蘭睡了沒有？我還要問她話呢！

李氏　早就睡着啦！甚麼時候啦！你有話，不能夠明天問她嗎？

葆元　你瞧她喜歡不喜歡嫁田家去？

李氏　這才是笑話呢！她又沒知道田家的孩子到底是個甚麼樣兒，那兒提得到喜歡不喜歡呢？

葆元　我猜她要是知道了田家的底細，她一定會喜歡的。老實說，像田老四那樣的門第，除了咱們這樣的人家，誰還能夠找得到這樣門當戶對的美滿姻緣？

李氏　喜兒，你站着快死啦？還不趕快給老爺脫靴子？

葆元　（坐在軟墊矮椅上。喜兒上前替他脫下一隻靴

子。)鞋還沒取來，就脫靴子，好聰敏！

李氏 (打喜兒頭頂)睡昏啦?眞聰敏！你會在我請來的女客面前告狀，說我虐待你，不許你睡！是不是？照呼回頭我要你的命！

〔喜兒拭着淚走出門去。葆元看她出門之後，對李氏搖搖頭。〕

葆元 當着她的面，我不願意說你。鴉頭這麼大啦，能夠不打，還是不打的好。打疲啦，倒反而沒有怕懼啦！

李氏 哎唷哎唷！早着呢！我還沒打算送給你老爺呢！就這麼疼她囉！將來你還不能夠寵她，叫她打我，報仇？

葆元 (看見寶麟暗笑，想溜出去。)這些話，也該當着孩子們的面說的？我勸你少打，完全是好意。你就這樣的誤會！寶麟，你別走！

〔喜兒取鞋上，替葆元脫靴穿鞋。葆元指一圈椅，以目示

意，命寶麟坐下。」

李氏　你今天不是西城公館裏去啦?

葆元　不去吧。聽說她又病啦。

李氏　病啦?你怎麼不去陪陪她?你知道甚麼病?

葆元　管她呢。死了也無非是蹧壞幾千塊錢就完啦?寶麟，你別走，我還有話給你說。我本來打算回來打你一頓。現在改變宗旨，不打你啦。我要你聽我幾句話。你父親並不是不識時務的老頑固。我也留過學。我也當過革命黨，遭過通緝。我也在演說台上出過鋒頭，打過全國各報館各機關的通電。這些小孩子的頑意兒，未嘗不可偶一爲之。但是做人要跟行船一樣。海面上行船，張帆要張得早，收帆也得收得快。最忌的就是張滿帆。人不能一輩子遇着順風。你要明白這個哲理，無論當革命黨也好，當官兒也好。一輩

子也吃不了虧。

〔喜兒斟上三杯茶，各遞上一杯，李氏喝完茶，就走出屋去。〕

葆元　（喝完茶，精神更足，繼續發揮。）你看周子剛周老伯，他是前清赫赫有名的革命領袖。兩江總督出過十萬圓的賞格，要他的頭袋瓜。反正時候，他還當過一陣副都督。後來鬧翻啦。又當第二次的亡命之徒。你瞧他如今怎麼樣？這都是因爲他轉舵轉得快，收帆收得早。民國三年他們同黨的有好幾千塊錢塊，爲首的就是他。他一看風頭不對，單身一人到北京來告密。四十多個同黨，按着花名册，一個個的拿住，全都在長沙鎗斃啦。他從此就走紅運。如今甚麼都有啦。讀聖賢書，第一就該明白識時務者爲俊傑。念死書，只能夠一輩子當窮書呆子。還能做大官，發大財嗎？（寶麟偷偷地打一呵欠）就說昨晚上你跟他們去

嫖吧。嫖也並不是壞事。北京從前有好幾個飛黃騰達的大人物，都是在窰子裏嫖出路子來的。但是你還沒到那時候哪。年輕的時候兒，用功苦學，抖擻精神，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就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會吃苦的人沒有一個不能成大名，發大財的。

寶麟　那末有許多……

葆元　問呀問呀！"一隅三反"都是問出來的呀！

寶麟　那末那些拉洋車賣苦力的吃一輩子的苦也沒看見一個成過大名，發過大財……

葆元　唉！這就是過激派的赤化思想囉！我不許你進學校，就因爲怕你們沾染過激派思想。我當留學生的時候，絕對的不相信命運。後來才知道錯啦。命運眞是不可思議的東西。他們拉洋車，賣一輩子苦力，就因爲他們沒有做官發財的

命！要不然，當苦力的，全都成了闊人，這世界可就更不得了啦！

寶麟　那麼要怎麼樣才能夠有當闊人的資格呢？

葆元　你聽吓！你要知道如今的世界和我們小時候兒又不同啦。你祖父教訓我，做人要外圓而內方。如今我要教你練成外方而內圓。古時候人心端正。所以爲人處世，不可不圓。而居心却不可不方。這種處世法叫做"制錢式的處世法。"你看那小銅錢，不是外面圓而裏面方的嗎？古時爲人，就拿這制錢做比喻。因此叫做"制錢式的。"如今可不同啦。如今這年頭兒，非得磨練成功"膏藥式的處世法"不可。今天甲黨勝了，我就是甲黨的先進。明天乙黨強了，我就利用機會，去做乙黨的領袖。外面要做得方方正正。心裏面可要圓得的溜兒的滚得過來。我要你一輩

子記住，這"膏藥式的處世法"是當今爲人處世的不二法門。

〔葆元做手勢要喜兒取雪茄烟。喜兒送烟點火。葆元大吸大噴。眼光跟着噴出的烟霧出神，又望週圍一看，顯出自滿自得的樣子。〕

葆元　你看看，我們這家庭多麽興旺！夫，妻，兒，女，樣樣齊全。富貴榮華，那樣缺少？要不是明白"膏藥式的處世法"這種哲學，那裏能夠到這個地步？再說我的家庭教育，也是我一班朋友們所傾羨不置的事。大家都說是"北京城裏第一模範家庭"！雖然他們誇得未免過了一點兒火，但是——模範雖不能算，圓滿却很圓滿了。你姊姊嫁到北京首屈一指的闊人家裏。明年再給你娶了親。後年我和你娘就可以抱孫子。你想這家庭多麽圓滿！眞可以當得"雖南面王不易也"那句話啦！

劉媽　（在門外拍桌大罵大哭）我明天一定不幹啦！太太，你給我算清工錢，馬上就捲舖蓋，滾蛋！你的兒子還我！我的兒子還你！錢算得了甚麼事？我也不要啦！

葆元　（站起來問）甚麼事？又鬧起來啦！

〔李氏站在門口，做手勢，要葆元坐下。〕

李氏　劉媽喝醉酒啦。沒有甚麼事！你不用問。

劉媽　（在門外又嚷）那一個王八蛋才喝醉了呢！

李氏　（向葆元搖手）沒有事！沒有事！你不用問！

葆元　（皺眉跺脚）唉！我的圓滿的家庭！好！好！"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我不問，我不問！（向寶麟）你給我記着，今天給你說完啦。明天還得叫你姊姊出來商量她的婚姻大事。這件事如

果辦得圓滿，我們的家庭，哈哈，往後還要比今天圓滿呢！

〔幕落。〕

第四幕

〔佈景……汪得林成衣舖。後方偏右爲舖門。常有行人及警察等來往門前。偏左靠壁擺着一張方桌，牆上掛關壯繆像。桌上有財神龕等等的東西。屋中偏左有一縫衣工桌。兩邊照例擺着長條板凳。工桌上面，懸空橫着一根掛線用的竹竿。右壁一小門。門裏是臥室。門外設一几兩椅，專備來賓坐的。〕

〔幕起時，幾個成衣匠正忙着工作。鳳岡站在工桌一端做小活。汪得林剛喝完了早酒，吸着旱烟，興致勃勃地，由臥室走出，監視各人工作的勤惰。〕

得林　錢爺，丁太太那件狐皮旗袍今天非送去不可。先給她趕出來得啦。

成衣甲　（略加思索）不行。明天還得不了呢。

非得後天不可。

得林　那那兒成！丁太太的脾氣，咱們還不知道嗎？你把別的活先擱一擱。把她的狐皮旗袍先趕出來再說。（走到鳳岡身邊，看了一看。）這一條鈕絆兒還要綉花那麼綉！（以旱烟桿擊鳳岡頭頂）我瞧你，簡直的，越做越回去啦！

鳳岡　（惶悚忍淚）我下回不敢啦。

得林　瞧瞧！你這賊樣子！

〔得林的兒子小林剛由外面玩耍回來。進門時，手裏還拿着一個彩色雞毛的毽子。他的歲數與鳳岡不相上下。儼然是一個街面上的野孩子。流氓氣學得十足。〕

小林　（在案板上放下毽子，望鳳岡發狠。）鳳岡！我叫你給我在這皮袍上面添一個袋兒。你昨日晚晌幹嗎沒給我做？

鳳岡　（驚惶）請您這回兒脫下來。我馬上就給您做。

小林　你他媽的賤骨頭！這不是存心要大爺的面子？你知道我就這一件袍子！你要我脫下來，跟你一樣的穿短衣，對不對？（提着拳頭打鳳岡腦袋）

鳳岡　（抱住腦袋）我就做，少掌櫃！

小林　你們瞧瞧！宰田鷄的時候，田鷄的兩條前腿，也是這樣的抱住腦袋瓜兒。你們瞧，像不像？我就把你當田鷄宰！（一手去擒他的臉，被鳳岡一手擋開。小林故意誤認為鳳岡回手打他，怒極，拍案大罵。）你這小雜種！寡婦的兒子！你敢打你少掌櫃嗎？好！你眞要造反啦！（跑進臥室去，取出一根門閂來，使勁往鳳岡頭頂上猛打下去。得林急忙奪去門閂。小林急得暴跳如雷。）好罷，你們這一羣狠心狗肺的！瞧着徒弟打少掌櫃，你們還打算幫他！你們都是他媽的一羣共產黨！阿呀，我的媽呀！（假哭大嚷）

〔張升由外面進門。小林一見，哭聲頓止。賊頭賊腦的躲

進臥房去。站在門口偷聽。〕

張升　掌櫃的，太太問你們，狐皮旗袍做得了沒有？

得林　（放下門閂，滿臉堆着笑容。）張爺，您請坐呀！鳳岡，趕快到間壁周三嫂子舖裏取一包烟捲兒來！（張升搖手）呀，不錯，我可又忘啦。您是不愛抽烟的，對不對？

張升　別忙這些個事。太太的皮袍子倒是怎麼樣啦？（坐下）

得林　錢爺，怎麼說？（坐下，對火吃旱烟。）

成衣甲　明天罷。

張升　又是明天！北京城裏，裁縫多極啦。要不是我，你們這一筆買賣早就沒有啦。

得林　可不是嗎？多虧您還給我張羅許多買賣。要不然，我這小買賣做不成啦！您多聖明！太太的活，又不是麻麻虎虎可以趕出來的。差一

點兒就得重做。（指成衣甲，伸一大拇指。）這位錢師父，新近上海回來。我因爲聽太太說，要換南方裁縫，我就趕快的把這位錢爺請回北京來。嘍！您瞧着罷！太太這件皮袍，--穿出去，讓行家這麼一瞧，準說是在上海做的。

張升　還有八月節的賬，太太沒給你算清吧？

得林　還差一半。要不然，您那份兒底子錢，我早就給您送您自己公館裏去啦！一共是二十八塊。等太太錢下來的時候，我準送去，沒錯兒。

張升　（很發怒的樣子）我說——

得林　（站起來）嗾，

張升　鳳岡又淘氣啦，對不對？

得林　您是聖明人。您知道我們這小手藝，也是軒轅皇上一脈傳下來的。所以——您瞧--

一嘅——您還不知道——

張升　不用說啦。我知道這孩子不成器。一輩子也學不出手藝。昨天無緣無故的跑回宅裏去，讓上房知道啦。今日太太傳下話來，永遠不許他離開這舖子。你要讓他胡跑，我可担擋不起。

得林　聽！聽！鳳岡，你聽見了沒有？你們老太爺傳下話來啦！永遠不許你出我這店門。

張升　你給我滾過來！（鳳岡走到他身邊，低頭站住。）我不給你一個痛痛快快的信，你一輩子也記不住！你記着罷！（站起，踢了鳳岡幾脚。）你是生就的賤骨頭！你想回公館，當少爺去，對不對？我問你，你怎麼會跑上房去見小姐的？

鳳岡　（不善於撒謊的表情，又像默認，又像要低賴。）我——是小姐——我沒進去找小姐！

〔得林與小林聽到這樣奇怪的新聞，急得眼珠都要蹦出

眼睚來。案桌上的莪縫都爲好奇心所征服。全場靜默半分鐘之久。〕

張升　好罷。我也不打你，不要你招出來。反正你這一輩子，再也不用打算回公館去。你娘也不要你啦！我呢，我他媽的還指望你養老送終，別他媽的做夢啦！（又要打他）

得林　（攔開）請您暫息雷霆之怒。孩子們淘氣，是免不了的事。何苦氣到這相兒。氣壞了您的貴體，您眞是！嗳！我老昏啦！還沒倒茶給您喝！鳳岡，趕快倒茶給你們老大人喝。

〔鳳岡進臥室去倒茶。張升看他走進屋去。小林一肚子幸災樂禍的心，對他優望着。張升傲然向外走。〕

張升　我還有公事，要上東交民巷去給外國人送信去。底子錢的話，你能早一點兒辦好頂好。咱們公事公辦。我一個人不在乎。他們號房裏都伸着頸子望你送去呢！太太的袍子趕快給

送去！免得我碰釘子！鳳岡要走出這門一步，仔細太太要辦你們！

〔張升頭也不回一回的揚長而去。得林送到門口，還給他請一安。小林提着鳳岡的耳朵，拉到椅邊，自己坐下。〕

小林　瞧你不起！癩蛤蟆倒想吃天鵝肉！昨日你怎麽跑到丁家小姐房裏去的？給我講！（儼然是一個審判官了）趕快從實招來，免得動大刑！

鳳岡　我實在沒有到小姐房裏去！

小林　再說一聲沒有，就打你耳瓜子！（作勢欲打）快說！

得林　張爺還沒走遠。照呼他回來，瞧見了，不答應你！你不知道嗎？這孩子是劉媽跟張爺兩個人的兒子。劉媽是一個寡居的老媽兒。因爲名節有關，永不許他姓劉。張爺呢，不願認他做兒子，也不許他姓張。可是，張爺自己可以不疼他。瞧見你在這兒揍他，只怕就不能饒你！

小林　我管不着！我愛打誰，就打誰！反正他是寡婦的私生子！小雜種！誰不能打他？

鳳岡　（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怒目向小林抵抗。）少掌櫃，你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人對人，不能這個樣兒！

小林　嘍！你也革起命來啦！我偏要打死你！你去調戲人家公館裏小姐，你就該鎗斃！打死你，也犯不了甚麼罪！

〔鳳岡還要抵抗。小林橫起心來，抓住門閂就打。鳳岡滾在地下只是求饒。成衣匠都走過來解勸。鳳岡大哭。小林駡得更厲害。警察站在門口，向他們看。〕

警察　甚麼事？這麼嚷嚷的？

得林　沒有事，李爺。師傅打徒弟，還不是家常便飯？呵呵呵！

〔警察對他點點頭，正要走開去。幽蘭女士匆匆走進門來。〕

幽蘭　（看見鳳岡臉上流血，急忙用手巾和他拭去血淚。）弟弟，你怎麼啦？

〔鳳岡哭得說不出話。小林走到警察身旁，向他耳語，指幽蘭作鬼相。警察含笑不語。幽蘭一眼看出那種侮辱的態度。〕

幽蘭　（向警察）　我弟弟臉上的血是誰打出來的？

警察　你問我嗎？

幽蘭　是問你！

警察　（愛理不理的樣樣）我沒瞅見是誰打的。

幽蘭　你不管嗎？臉上打出血，不犯刑事嗎？

警察　我聽說是師傅打徒弟。這是常事。不能算是刑事。我還沒請教，這孩子是你的甚麼人？你憑甚麼來盤問我？

幽蘭　他是我的——（不敢說出。向鳳岡問。）我先問你，張升到這兒來過沒有？是不是他打你

的？

鳳岡　來過。去啦。

幽蘭　我因為知道他要來，所以趕來的。你頭上的血，是他打出來的不是？

鳳岡　不是。是少掌櫃打的。

〔幽蘭順着鳳岡手指，看見小林在那邊賊頭賊腦的站着。警察迴頭向小林看。小林驚惶到了無地自容的程度。得林深怕殃及，只察看警察的臉色。正在這當兒，走進來了一個人。原來就是汪裁縫的姪兒，汪慧卿。他的年齡不滿三十。的確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模樣。他看見幽蘭在他叔父的舖裏，很覺得詫異。幽蘭見他進門，也有一種描寫不出的態度。因為汪慧卿就是昨天廖綱嫦裏提起的那人。〕

慧卿　密斯丁，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得林　（很怪奇似的）慧卿，你認識丁小姐嗎？

幽蘭　我們早就認識啦。汪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教過我英文。汪先生，這位是你的甚麼人？

（指小林）他爲甚麼要打我的——

慧卿　是你的甚麼人？

幽蘭　（還是不敢說）他是他們的徒弟。他們也不該把徒弟打得頭破血流呀！

慧卿　他到底是密斯丁的甚麼人？

小林　我知道。（以次指兩人）他是她的——嗯嗯嗯。

得林　別在那兒放狗屁！你的事還沒完呢！李爺，我這孩子太沒出息！您給我帶區裏！罰他進教養局，當他一輩子的苦力。我要心疼他，我就是狗！

〔小林嚇得面如土色。慧卿是莫名其妙。苦了這位警察先生，站在中間。他倒做了難人了。〕

幽蘭　汪裁縫，你是認識我的。你也差不多知道一點我們家裏的事。

得林　對！對！我明白！丁小姐！（向警察）李

爺，您不認識，這位就是咱們胡同東邊那個丁公館裏的大小姐。

警察：（對幽蘭立一正） 丁小姐，您剛才問我這是不是刑事案子。按說，頭上見血，就是犯了刑事。我們當警察的當然的應當管。按手續辦，就得帶區，送法庭。這事由兒可大可小。您說怎辦麼，我們就聽您的吩咐。

幽蘭 （向慧卿）汪先生，您說怎麼辦？

慧卿 打人的是我的叔伯弟兄。這被打的到底是密斯丁的甚麼人呢？

幽蘭 這我暫時還的便說明。因爲這是我家庭裏的一種祕密。我本來還要去找汪先生幫我解決這問題呢。汪先生，您肯不肯幫我這個忙？先把我這小兄弟攙回我家去？我如今甚麼都不怕啦！我要先把他的（指鳳岡）問題解決了，然後再提別的事。（抱鳳岡在臂彎裏）

慧卿　你說他是你的小兄弟。你不是家裏有一兄弟?嗎

幽蘭　我告訴你說罷。家裏那個是假的。這是我的眞兄弟!

慧卿　好!我幫助你攙他囘去。我想還是先到醫院去看一看。

幽蘭　謝謝你,汪先生,咱們走罷。

警察　丁小姐,我們沒事啦?

慧卿　那當然。不至於再勞你的駕了。

〔慧卿與幽蘭同扶鳳岡走出門去。警察對大家一笑,一步步地踏出門去。小林又活動了,走到門口去看他們往那一邊走。汪裁縫忽有所惑。

得林　我可讓鳳岡出門去啦!待囘兒張爺來向我要人,怎麼辦?嗳!我眞昏啦!

小林　咦!您不會告訴他,是小姐把他帶走的嗎?

得林　高！還是你這小鬼的主意高！

〔丁寶麟急急忙忙走進門來。大衆都向他注意。〕

寶麟　跟我姊姊攙着鳳岡往那邊走的是誰？

得林　少爺請坐。他是我的姪兒，叫汪慧卿。他在大學裏教書！

寶麟　哈！是你的姪兒子，把我的姊姊拐跑啦！好？好！我回家去告訴老爺子，要你們的狗命！

〔寶麟惡狠狠的向得林示威。得林唯唯聽命。寶麟得意出門去。〕

〔幕落。〕

第五幕

〔佈景……幽蘭女士的臥室。正面偏左爲房門。門之右，設衣櫃皮箱等。左壁之裏角，有一大書櫃，緊靠左壁，橫置一書桌，桌上文具之外，尙有細葉菖蒲及水仙等小盆景。一對西式大圓椅。一在書桌之前面。一在房門與衣櫃之間。右壁後壁有一小門。通珍兒臥室。一西式床，離右壁尺許，面向左方，一湘妃榻，緊靠床之外端。三面素壁潔淨，不掛字畫。〕

〔幕起後，珍兒自房門入。〕

珍兒　（拭淚）小姐呢？

〔幽蘭女士自小門出。〕

幽蘭　（搖手使勿作聲）他剛睡着。別驚！（與珍

兒同至書桌之前）你怎麽又哭啦？

珍兒　我跟喜兒說話，劉媽不問情由，把喜兒打了幾個嘴巴。駡得很毒。甚麽"賤鴉頭"噌，"快嘴鴉頭，"還有許多我說不出口的話。她何嘗是駡喜兒，她簡直是駡我。（哭）

幽蘭　別作聲，他剛睡着。你給喜兒說好了沒有？

珍兒　說是說啦。但是喜兒不敢過來。

幽蘭　（詫異）爲甚麽？他怕我嗎？

珍兒　她並不是怕小姐，她怕的是少爺。她過這邊來，不是要走少爺那邊經過嗎？少爺見了她，就沒好相。她怕，少爺招惹了她，太太知道了，反叫少爺打她。小姐！（哭聲）這鴉頭簡直的不是人當的！

幽蘭　那末太太甚麽時候出門，咱們怎麽能夠知道？我想今天這件事，非告訴老爺不可。

珍兒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幽蘭　我昨天在老爺書房裏看書，張升跟劉媽大鬧。他們都沒有瞧見我。因爲我坐在屏風後面。我原本沒有存心去偷聽人家說話，但是他們旣鬧了起來，我怎麼好站出來呢?噯!說起來話太長——一回兒你自己會明白的。總而言之，寳麟是劉媽的兒子，你從今天起，不用再稱他爲少爺。——(忽有所感)珍兒，我告訴你，我昨晚做的一個夢。我們的太太——簡直給照相上一模一樣的——給大少爺，大少奶奶，陪着我到一個黑暗不堪的地界。把我往山下一推，推下山之後，更黑暗啦!就看見許多披頭散髮，白衣白袴的女孩兒，圍住了我大哭。哭得我心酸。慘極了!醒過來，眼眶兒裏還裝滿了眼淚。枕頭上哭濕了一大片。

珍兒　大凡夢都是反的，白衣白袴就是應

着紅衫紅裙。應了小姐的喜事。喜兒告我說，今天老爺要把小姐的八字兒送到一個姓田的人家去啦。

幽蘭　(心痛狀)阿呀，我爲人家的事，把自己的事全都忘記啦。昨天也是在屏風背後聽見的。你知道田家是甚麼人家嗎？

珍兒　聽說比咱們這兒還要闊。聽差們出來，都坐汽車。我勸小姐還是嫁過去的好。免得給大少奶奶一樣，讓太太收拾死。唉！想起大少奶奶呀，唉！可眞苦！(拭淚)

幽蘭　我不願意再換一個闊人家去做人。我知道他們是復辟黨！

〔丁太太李氏上。〕

幽蘭　媽，還沒有出門去？

李氏　就是爲你的事，纔躭誤啦。邱伯母要我陪她，上湯山去洗澡。(坐在書桌前大圈椅子上。珍兒

進小門去。）我昨天輸了二百多塊錢。今天該我翻本啦。又是什麼洗澡啦。其實那裏是爲洗澡去？好在她們有錢。洗一次澡，請客要花二三百塊錢。這都是她們前世修來的。（向幽蘭上下打量）邱伯母說你一身都是福相，我倒看不出來。你知道你的父親給你說的那田家嗎？他們比邱家還要闊上幾十倍。怨不得邱伯母說，你將來是一個全富全貴有福的太太。（冷眼觀察幽蘭神情）

幽蘭　我去年就對媽提過，我……（皺眉忍痛）

李氏　孩子話！那裏有個姑娘長大了不嫁出門去的？你不嫁不要緊，人家要議論我呀！“你看！不是自己親生的女兒到底是痛癢不相關的。有了門當戶對的闊人家，都不讓她嫁！”你想，我能受得了嗎？常言說得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歲數也不小了。不趁這個歲數兒選人家，

再就誤下去，就找不到相當的姻緣啦。

幽蘭　婚姻是終身大事，萬不能強迫的。

李氏　對呀，我就是不願意你老子委屈了你，深怕你老子嚇唬你，所以親自來問你。你要是願意，不妨對我直說。要是不願意，我也可以跟你父親去從長計議。

幽蘭　那末，我不願意。用不着從長計議。簡直的回絕他們就得啦。

李氏　你不願意嫁田家，那末你願意甚麼樣的人家呢？

幽蘭　（忍痛發言）等我有了相當的人家之後，再對媽說，好不好？

李氏　哈哈。我也知道啦。你是愛嫁在學堂當學生的，對不對？你忘記啦？今年秋天，在中央公園開遊藝會的時候嗎？咱們娘兒倆坐在這一邊桌上喫茶，（做手勢）那一桌來了一羣學堂裏的

學生。我還看得很清楚。一個學生穿了一身洋服。胸前掛着一根紅帶子。頭上的頭髮兩邊往上梳。遠看就好像是一位大姑娘。臉上雪花膏塗得堆起來。他們一個個都是坐立不安的，望着我們這一邊。你那時候也氣極啦，要我老太婆坐到那一邊去替你當屏風。那一班賊頭賊腦的人，不就是現在怪時髦的學生嗎？你願把你的終身交給那樣輕狂的子弟嗎？別人家鬧甚麼自由結婚，他們有他們的能耐。你呢，你這樣老老實實地坐在家裏，游藝園，新世界，都沒有去逛過。一輩子也自由不到甚麼婚呀。小姐，你到底有甚麼文明的目的，不妨對我直說。別忘記啦，我是你的母親。我能不疼你嗎？（一種軟騙的媚態）

幽蘭　我以爲現在還在求學的時代。所以對於婚姻問題毫無成見。如果，爸爸強迫我去嫁，我就願意死！

李氏　那末，你願意嫁何等樣的人呢？你不妨告訴我呀。

幽蘭　我已經對媽說過，等有了相當的人家再告訴媽。

李氏　要是十年沒有相當的人家呢？

幽蘭　我就十年不嫁。

李氏　那麼一輩子找不到呢？

幽蘭　那我就一輩子不嫁。難道說，（哭聲）媽，這裏還嫌我多吃了這一盌飯嗎？

〔丁寶麟上，鬼頭鬼腦的向房裏巡視一週。〕

李氏　要你死進來幹嗎？給我滾出去！

〔寶麟作猜疑狀。看了一同，又走出去。〕

幽蘭　媽如果眞疼我，就請媽替我去求求爸爸，把從前我媽留給我的一份嫁費送我上美國去讀書。爸爸去年強迫我退學，明明是絕了我的生機。我既不願意這樣糊裏糊塗的生活，還願

意糊裏糊塗的嫁出去，做爸爸結交闊人的禮物嗎？媽眞疼我，就請幫助我求學去。（跪下哭求）

李氏　（扶幽蘭起）唉！你不知道當家人的難處！咱們的家計，現在比不得從前囉。現在快到大寒天了。你老子棉襖裏邊，還穿着夏天穿的夏布襯衫。家裏實在沒有敷餘的錢。有的錢全都買了公債票啦。

幽蘭　哼哼！我也很明白……（拭淚）…我要念書，爸爸就推說沒有錢。（忍痛說）張升輸了一百多塊錢，立刻就是一張支票！

〔李氏怒極，向房門那裏看有人否。〕

李氏　好，好！是我不知自諒。我不配管你們家裏的事。你有話，你自己去對你父親去說。你父親要怎麼樣，我都管不着！

〔喜兒上，作驚惶色。〕

李氏　鬼頭鬼腦的漲紅了臉。怎麼啦？

喜兒　少爺………

李氏　（打喜兒嘴）又是少爺啦！少爺怎麽啦？狐狸精！你不去勾引少爺，少爺能把你吞下肚子去嗎？你來幹嗎？

喜兒　邱太太電話來催請您趕快去打牌。

〔李氏帶喜兒下。幽蘭隨下。珍兒自小門出。〕

珍兒　小姐呢？唉！

〔幽蘭上，躺榻上，作痛苦難堪容。〕

幽蘭　（沉痛聲）我爲甚麽要做女子？誰叫我做女子的？唉！卽使做了男子，還不是同哥哥一樣的被壓迫？一樣的要氣死嗎？珍兒，你出去！

珍兒　小姐！

幽蘭　你給我快走出去！（推珍兒向房門那邊去。珍兒哭。幽蘭抱住她大哭。）珍兒！我的好珍兒！我也顧不得你了。噯！你走吧

珍兒　小姐，你！

〔幽蘭猛力推珍兒下。鎖上房門，從衣袋中摸出鴉片烟一盒，作忍痛欲食狀。忽有所感。〕

幽蘭　阿呀！我還不能死呀！我還有我的責任呀！（想了一想。走到書桌前，要想寫信，又寫不下去。想了一回，突然站起，作堅決態。）呸！呸！我昏啦！我丁幽蘭就這樣無聲無臭的死嗎？我母親生我出來，把我撫養成人，就指望我這樣的死嗎？我不能自殺！我不能自殺！缺乏了勇氣的人纔會自殺！我要奮鬭！奮鬭是我們青年的天職！一天不死，就得奮鬭一天！要從黑暗中奮鬭出光明來！從強權中奮鬭出眞理來！有志的青年，應當報答社會的恩！報答人類底恩！萬萬不能自殺！我們有志的青年不應當自殺！

〔叩門聲甚厲。〕

葆元　（在門外大罵）開門開門！再不開，我就要開鎗啦！寶麟，是你親眼看見有人躲在後房

嗎？

寶麟　（在內嚷）在後房！在後房！後房沒有人，我願意鎗斃。

〔踢門聲。幽蘭開門。葆元與寶麟同上。寶麟欲入後房。幽蘭阻攔。〕

葆元　（以手鎗恐嚇幽蘭）我要搜！

幽蘭　（堅持不放。寶麟過去。）搜甚麼？

寶麟　哼！搜你的情人呀……汪裁縫底姪兒子……汪慧卿！

幽蘭　呸！你是劉媽的親兒子！你不配到我房裏來！（推倒寶麟）

葆元　（驚詫）寶麟！你站起來！（向幽蘭，你說的甚麼話？仍以手槍相向，寶麟由地上爬起。）

幽蘭　我說的句句都是眞話！他（指寶麟）是劉媽生的兒子！我的親兄弟，在我這後房裏面！（指小門）

葆元　（驕氣漸失）來！珍兒！

〔珍兒自房門外上。〕

葆元　你去吩咐他們守門的衞兵。今天要站雙崗！不論是誰，都不許進門！

〔珍兒下。〕

葆元　幽蘭！你這話是從那裏聽來的？我也很疑惑！你說，你有甚麼證據？

幽蘭　爸爸記得昨天我在書房裏屏風背後看書嗎？爸爸記得媽說的甚麼話？

葆元　（凝思半晌）我看見她威逼你，不許你說話。你後房裏藏的究竟是什麼人？

寶麟　是汪慧卿！汪裁縫的姪兒！

葆元　（以手鎗向寶麟）我不許你開口！

幽蘭　是我的親兄弟——就是劉鳳岡。

葆元　（若有所覺，闊人的驕態與獸性漸退。漸漸顯出人相來。）是鳳岡？你去叫他出來！不，不，珍兒！來！

〔珍兒驚慌上。〕

葆元　你去叫劉媽快來！

〔珍兒下。〕

葆元　唔…唔…那一天！不錯！哼哼！我明白了！

〔劉媽上。〕

劉媽　（故作鎮定狀）老爺有甚麼事？

葆元　（以手鎗逼劉媽）你說！寶麟究竟是誰的兒子？

劉媽　是——是我的兒子！（葆元手落下）哼，哼！我昨天就打算告訴老爺啦。我在下房內嚷"你的兒子還我，我的兒子還你。"難道說，老爺，您還沒聽見嗎？

葆元　哦！（點頭。蹬足。咬牙。）我好糊塗！我——劉媽！你老實說，太太爲什麼要把你的兒子換過去？

劉媽　太太因爲怕生出一個女孩子來，不能承受家財！

葆元　生的可是男孩子！（置手槍於圓椅上，慢慢步到台前，坐在書桌前圓椅上。）劉媽，你過來！

劉媽　（走近他身邊）　太太生出來的是男孩子，但是沒有氣。所以周媽就給換了我的孩子去。誰知道那孩子一到我家，又醒了過來。

葆元　（咬牙痛恨）　她爲甚麼一定要男孩子？

劉媽　女孩子嫁了出門，跟沒生養的一樣。男孩子可以傳宗接代——得家財呀！

葆元　哼，哼！你們眞聰明——眞想得到。

〔珍兒進來，不敢開口。〕

葆元　甚麼事？

珍兒　號房裏請老爺的示。太太回來啦——在門口——還是讓她進來，還是……？

葆元　讓她進來！你趕快去！我還有話要問

她！

〔珍兒下，劉嫣亦下。〕

葆元　好！我今天纔明白。幽蘭，你大嫂子產後受風。許多人說，就是她開的窗戶。她是存心要害你的嫂子。

幽蘭　這怨不得媽？

葆元　怨誰呢？

幽蘭　假使爸爸沒有這份兒家財，假使咱們是窮苦人家，家裏人一定是相親相愛的，决不至於………

〔李氏跑到門前，取圓椅上的手槍，向幽蘭發槍。槍響。幽蘭應聲倒。胸前流血。李氏獸性大發。目光如毒蛇。葆元大吼一聲，將李氏鎮住。李氏返身逃。葆元追下。門外又一槍聲。珍兒在內大叫"阿呀！不好了！太太死了！"寶麟大驚。鳳岡頭縛白布，自後房狂奔出，驚惶不知所措。急扶幽蘭躺在榻上。〕

幽蘭　爸爸！爸爸！

〔珍兒上。〕

珍兒　小——小姐！怎一怎一怎麼樣啦。

幽蘭　珍——珍兒！（口噴血沫）快去請老爺來！（向鳳岡）我的親兄弟吓！仔細！你的傷還沒有好！

珍兒　（至房門前）老爺！小姐請您。

〔葆元面露可怖的神色。左手撫腹，右手持槍上。〕

葆元　我的胃病又發啦！（咬牙蹙眉）我的胃壞啦！你們趕快去煞一點兒普洱茶來！（寶麟扶他到書桌前圓椅邊。葆元以手猛推寶麟於地。舉起手鎗欲殺寶麟。）

幽蘭　（狂呼）天哪！救命呀！

葆元　（注意幽蘭）　我的女兒——你怎麼樣啦？

幽蘭　媽呢？

葆元　死啦！（左手指寶麟）我要他的命。

幽蘭　他犯的什麼罪呀——我的爸爸！

葆元　（向寶麟）你願意怎麼樣？

寶麟　我願意你一鎗把我打死！（幽蘭大驚，坐起。）免得我受罪！

葆元　你願意死嗎？

寶麟　我眞願意死！（幽蘭向之搖手，珍兒推幽蘭躺下。）

葆元　你爲甚麼願意死？

寶麟　因爲我不能夠活啦！我也不願意活啦！

葆元　你爲甚麼不能活？

寶麟　我原先把你當是我的眞父親，我想，我的父親，有這麼大的一份家財，我終身就不愁沒錢使喚。所以我手裏一抓到錢，就花一個完。甚至於偷到錢，也花他一個完。花錢是我惟一的樂趣。姊姊——噯——不對——現在我不配稱你“姊姊”啦。你以前常常問我有什麼志向。我有

什麼志向呢？我的志向就是花錢。我的快樂全在將來——就是在你壽終正寢之後。現在我的死期就在眼前。我還怕什麼呀？我老實說——我打算等到將來，你死之後——把你賺來的錢多花幾個。給你出一回頂盛頂闊的殯。多聽別人稱我幾聲"孝子"。如今是一場春夢！我這個夢也做醒啦！我是一個寡婦私生的兒子！我是一個沒有家——沒有父親——而且沒有準姓的窮小子！我爲什麼要做人呢？我如今倒不如他。(指鳳岡)他還能耐勞，耐苦。他能夠當裁縫，做手藝。我是被你的臭錢害苦啦！我如今甚麼都不會。我怎樣還能夠活呢？我原先本沒有求生，我如今爲什麼要怕死？所以求你開恩，成全我，就是趕快把我一鎗打死！你若是不願意打死我，就請丁大人你把這支手鎗借給我——讓我去報仇，然後自己也來一鎗！

葆元　誰是你的仇人?

賓麟　就是劉媽!

葆元　劉媽是生你的母親。怎麽說是你的仇人?

賓麟　我沒有求她生我出來呀! 生我出來之後,我也沒有求她把我換進你闊人的家裏來! 他既生了兒子,又要保全她貞節的好名譽,不敢認我是她自己的親生子! 把我換了進來,嬌生慣養了十五年! 現在期滿啦, 又要把我發出去受苦,當窮小子! 她爲甚麽不在我剛一下地, 趁着我沒有知覺的時候,把我拋棄到荒郊去? 那麽樣的一死,倒比現在死得乾淨得多! 我現在離開了你這富貴的家庭,去住窮人家的雜院吃窩窩頭,比死還有甚麽兩樣?

幽蘭　爸爸! 您就救了他吧! 可憐他……

葆元　我怎麽救法呢?

幽蘭　很容易——只要好好地幫助他，讓他自己去受教育——不要像我一樣……（痛不能言）

葆元　好，好！珍兒！你趕快到賬房裏去！叫賬房預備給太太發報喪的條子！家裏大，小，男，女，用人每人賞二十塊錢！你可要囑咐他們，不許他們洩漏今天的秘密，顧全我這個（指自已臉）面子！還要請大夫。（珍兒剛一轉身，又被喚住。）喂！你給他們說，誰洩漏出去，我就要誰的命！

幽蘭　（大吐血。痛極的狂喊。）爸爸！女兒死得好苦呀！但願——爸爸把女兒犧牲了之後，能夠得到一種覺悟。

葆元（皺眉，天良乍一發現。）我親愛的女兒！

幽蘭　我——我——好苦！（指台左）你看，許許多多受苦的女子全都來接我去啦！

（倒下。鳳岡抱住她大哭。）

葆元　（以手猛擊自己胸）女兒——我的孝順女兒！是——我爸爸對不起你！（忽咬牙向檯前作獰笑）哈哈！且不要兒女情長，反使我英雄氣短！古人說得好，（高聲慢誦）……“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幕落。〕

（全劇完）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初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日再版

2001——3000冊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

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現代